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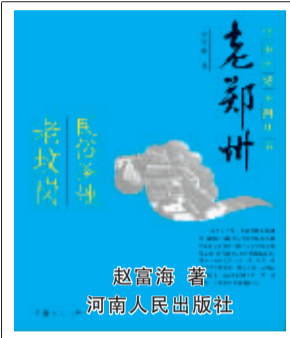
话说郑州

老坟岗曾与北京天桥、天津三不管齐名。100多年前，蒸汽火车隆隆地拖来了老坟岗商业的繁盛……三教九流、五行八作，在这里酿成一片滚滚红尘。这一切的高度集结，使老坟岗成为一幅市井生活的画卷和一面折射历史映像的镜子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也是老郑州及老郑州人生活的一个浓缩版。

郑州坠琴名师有王明福、李治邦和于海泉三人。自1910年到1980年的70年间，有30位影响极深的坠子名琴师，其中河南境内占20名，这20名中郑州有3人，他们是王明福、李治邦、于海泉。

王明福原籍商丘，1946年来老坟岗为女艺人伴唱，在来“曲子窝”之前，他已名冠河南曲界，行家称他“盖河南”。因他演奏坠琴技艺高超，戏迷多是冲其坠琴而来，常常“喧宾夺主”，也常常不得已，一曲坠子唱完，他要独奏一曲，否则就收不了场。所以女艺人常为有“盖河南”伴奏而感荣幸。王明福于1975年病死在老坟岗民主二街，身后留下一批坠胡学生，留下千百戏迷的思念。

李治邦是郑州新郑小乔人。8岁时，他的本家兄长逃荒到安徽，学会了琴书回到家来，李治邦便跟他学拉京胡，两天就学会拉过门，兄长称他“是个小江湖脸儿”。不久他又迷上坠子弦，便着魔似的苦练起来。三个寒暑过去，11岁的作者、演唱者李治邦已练得一手好弦艺，揉音、抖弓、打花、接腔、送腔样样娴熟。12岁时，其琴艺受到来此行艺的安徽大和县段家营河南坠子艺人段明义赏识，被收下为徒，兼为师父演出伴奏。四年师满，他先后与杞县的王明纲、安徽亳州的冯治邦、中牟的武景州搭档行艺，多为伴奏，间或演唱。23岁时他已唱奏俱佳，常在老坟岗书棚与人合作演出。后转开封相国寺，为马治荣及张鸿喻、杨翠喜夫妇等伴奏演出。民国十六年（1927），李治邦与王千臣、张鸿喻两家合并成大班，到亳州行艺。这里名家济济，他结交艺友，演出之余便钻入书场听书，受益匪浅。



浅。民国十八年（1929），28岁的李治邦与师伯刘明堂的女儿刘金喜喜结良缘。婚后一年，夫妻二人行艺到河北邯郸。刘金喜曾随父亲长期在江苏、上海一带行艺，因此，她那稍带吴越口音的唱腔更清新别致，加之李治邦弦艺精湛的伴奏，很快便闯出名声。不久，他们应乔利元之约，到天津行艺。路过北京时，在天桥一座茶馆试唱三天，不想一唱即响，茶馆老板再三挽留。他不肯，又到天津与齐清秀等河南坠子名家同班演唱。

在津两年后，因刘金喜身体不适返豫。民国二十七年（1938），妻子刘金喜为照顾幼子辍艺，李治邦另约琴师，从此以演唱为主。他借鉴姊妹艺术的表演技法，如评书的“惊”、“炸”技艺，戏曲各行当的表演程式，尤其是丑角的表演技艺，从而形成了幽默风趣、形神兼备的表演风格。人送外号“笑话王”。他会唱的大书约有20余部，拿手的有《大宋金瓶记》、《严海斗》、《马俊盗宝》、《薛礼征东》、《王小买大》、《陈三两爬堂》、《海瑞探地穴》等。日本军队入侵中原后，他携妻子逃到安徽界首。民国三十四年（1945）返回开封，在相国寺与河南坠子艺人纪万春（兼说评书）、张福祥长期合作行艺。

1957年，李治邦随郑州代表队参加省首届曲艺、木偶、皮影会演，为演出伴奏，获伴奏个人奖。次年加入郑州市说唱团。他主攻中、短篇唱段，无论是耐人寻味的《王麻休妻》，还是轻捷风趣的《三门婿拜寿》，都唱得幽默诙谐与众不同。他改编整理的传统曲目《巧嘴八哥》更是千锤百炼的精品。

白领婚姻

一个充满优越感的职业女性，却遭遇一连串家庭问题：离异多年的父亲与另一个女人再结连理，继母及其女儿彻底打乱自己的生活；丈夫不抵家外诱惑，十年婚姻几近崩盘；生母非但不调解，还撺掇女儿离婚，过“独立自主”的生活；祖母面对家中的迭起风波，一再选择沉默……三代女人，心事万千。

蔡小欣和罗想在饭桌上唇枪舌剑

四个人坐到饭桌上一起吃午饭，蔡小欣打破沉默：“哎，罗想姐，刚才你和罗叔叔说什么呢，我们一进来你就不说了。”罗想看爸爸：“咱们说什么，你记得吗？”罗湛摇摇头。

但罗想并不想隐瞒，有什么可隐瞒的。于是她说：“哦，想起来了，在说我妈。她买了一架钢琴！”罗湛感到吃惊，看看桂雅丽，没有表示什么。罗想却故意问他：“爸，你不觉得惊讶吗？”

罗湛觉得可笑：“她哪会弹钢琴，这辈子她也没摸过钢琴啊，而且她对音乐一窍不通。”

“可以学嘛。”罗想说。罗湛问桂雅丽：“你是搞音乐的，钢琴好学吗？”桂雅丽不知所措：“我，我是拉提琴……”

“我妈已经会弹《献给爱丽丝》了。”

罗湛忍不住心里的讥讽：“她？《献给爱丽丝》？不可思议，难以想象。”爸爸的态度使罗想不满：“爸，你干吗这种态度，我妈学钢琴不是好事吗？”女儿的态度更让爸爸不满，但罗湛隐忍着：“对，是好事，当然是好事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，你们没看我妈的脸都要挂不住了吗？”蔡小欣忽然开口。罗湛看看妻子，发现她的表情确实非常尴尬，但他故意说：“小欣，我看你妈妈很好，很正常嘛。”

“妈，你正常吗，你爱听他们说罗想妈妈的事吗？”桂雅丽完全不知所措。“这可不是我要说的，是你问我的。”罗想说。

“是啊，我回来的时候听见你和你爸谈得那么热乎，一见我们就不吭声了。”

“怎么了，我和我爸爸谈什么，还要向你汇报吗？”

罗湛叫小想，桂雅丽叫小欣，都是制止的意思。桌上静默无声了。没一会儿工夫，蔡小欣嘻嘻一笑：“嗨，罗叔叔，有件事我想征求你的意见……”罗湛看看小欣，不知道这丫头又想捣什么鬼。

“马国庆要给我买房子，你说我该不该要他的房子？”

“我不懂，他为什么要给你买房子。”

桂雅丽赶紧解释马国庆向小欣求婚了，他是想和她结婚。罗湛明白了：“这要看你自己啦，你愿不愿意嫁给马国庆那样的人。”

“不是有句话嘛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。嫁给马国庆肯定能过得很好。”

罗想冷笑一声：“那就赶紧吧，晚了该让别人抢走了。”桂雅丽不由替女儿说话：“马国庆说了，要一直等着小欣。”

蔡小欣忽然“嗨”了一声：“嗨，我认识一个女的，叫林青青。”这下大家的神经都绷紧了。桂雅丽连忙阻止：“别说了别说了，吃饭吧。”

“桂阿姨，干吗不让小欣说，你说，林青青怎么了？”

“林青青就嫁了一个很有钱的人，日子过得非常滋润。”“她不是严立达同学的妹妹吗，你居然会羡慕她。”罗想的语气充满鄙夷，“天天在家待着，什么也不是。严立达也看不起她。”

蔡小欣好玩地看着罗想：“严立达和你说的？”“对，怎么了？”罗想盯着她。

“你信他的话吗？”蔡小欣明显地话里有话。桂雅丽赶紧打岔：“小欣，你去把汤热热。”

蔡小欣伸手摸滚烫的汤盆：“热什么，还烫呢！”

罗湛配合着妻子：“喝汤喝汤。”说着盛了一碗汤，喝了一口，“啊，鲜，真鲜。”



刑事侦探

小说围绕延江市特大经济案展开。案情每到关键时刻，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左右着局势的方向。案情错综复杂，千头万绪。反贪局长魏大若内心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无形的压力，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，以维护法律的公正，给延江市老百姓一个交代。

于亚洲转交给魏大若的光碟居然是空白的。进了魏大若的家门，于亚洲从包里拿出一张光碟，递给魏大若，“这是老孔让我转交给你的。”“老孔来过？”魏大若看着于亚洲手里的光碟。

“这张光碟，我看过了。”于亚洲把光碟放在了桌子上，笑了笑，“看你也很累，改天再聊吧，我走了。”于亚洲说完，真的走了。

魏大若看着敞开的门，听着于亚洲下楼梯，皮鞋接触到地面时，发出单调的声音，那声音让人很不自在很不舒服。魏大若站在原地，没挪一步。他意识到了些什么，但不知道是什么。

魏大若瞥了一眼放在桌子上的光碟，伸手去拿，又缩回手来。魏大若走过去，把敞开的家门关上，坐在椅子上，点燃了一支香烟。魏大若的思维，忽然地停顿了，而此时正是他需要开动脑子，把忽然接触到的一些事情想清楚的时候。

坐了好长时间，魏大若才站起身来，拿起光碟，走进书房，打开电脑，把光碟插了进去。

魏大若瞠目结舌，愣住了。光碟居然是空白的。再试一次，光碟还是一片空白，上面什么也没有。

是于亚洲拿错了光碟？魏大若拿起电话，给于亚洲拨电话。拨了一半号码，下意识地挂断了，转拨了老孔的电话。

放下电话，魏大若在回味着老孔的话。老孔说，那天给于亚洲转交的那张光碟本来就是空白的。老孔说，是你魏大若关照过的，不能把资料给任何人。

魏大若钦佩老孔的忠实与尊重。但魏大若并没有告诉老孔，说于亚洲已经看过光碟了。

“那个被郝妻抢救下来的新疆小孩，为



什么那么快就消失了，消失得无影无踪……处理交通事故的警察说，根据事发现场的目击者说，是一个中年男人，在一边把新疆小孩带走了。”魏大若还是不说话，但柯道烽所分析和猜测的这些情况，魏大若在北京就前前后后地思考过了。

“若是新疆小孩是被安排来的，那么那辆肇事小车，也是安排的。”柯道烽皱着眉头。“我不想惊动警察。”魏大若低声说道。柯道烽点点头，“那我来想办法。”柯道烽征求着魏大若的意见。“我必须知道你的办法。”魏大若认真地看着柯道烽。

“我有一个朋友，从部队转业回来之后，分配到公安局的，后来因为犯了点纪律，被处分了，就辞职了，几年前，来延江开了家调查公司，其实也就是私家侦探所，办得不错，我委托他调查过一些事情，效果不错。”柯道烽如实地告诉了魏大若自己的方法。

“你说的是官冕？”魏大若问道。柯道烽点点头，“是的。”

“我不想让警方过早来办这件事情，不想张扬，有证据才能说话。”魏大若站起身来，走到柯道烽家窗户前，透过窗户上的玻璃，看着窗外，像是自言自语，“黑道也有黑道的底线，不向女人和孩子下手，假若这次真的是有计划地向郝妻下手，哪怕把延江搞个天翻地覆，我也得把那些人一个个揪出来，千刀万剐。”

魏大若转过身来，目光里充满了仇恨。柯道烽看着魏大若，没有说话。

魏大若把窗户上的玻璃移开，一阵凉爽的风吹在他的脸上，使他刚才因仇恨而起的愤怒，稍稍地缓解了一些，他长长地舒了口气，背对着柯道烽，“安排个时间，我想和官冕见见面。”

“我就打电话约他。”

都市言情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。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王石”们的私人版，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，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。

程刚使叶子的心一点点苏醒过来

飞机起飞后，叶子和程刚都一本正经地靠着椅背坐在安全带后。叶子感到靠近程刚的那半边身子，有热力一阵阵侵袭过来，让她有些燥热。她的手臂搁在扶手上，他的两只手却规规矩矩，交叉在胸前，有些拘谨。叶子想开口说话，却不知怎样开口，平时的好口才，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一碰到喜欢的男人就不会说话就紧张的毛病，又出来了，她心中有些懊悔。

他动了几次身子似乎想靠叶子近一点，又似乎想找个舒适的姿势坐，也似有些不安。几次望向她，想张嘴说话，却什么也没说。他的不安感染了叶子，她更加感到一股压力笼罩着她。后来，他从前排椅背后抽出一张报纸，看了起来，她心中略略轻松了些，却又有些失望，便闭上了眼睛假装入睡。

半睡半醒间，飞机猛烈地颠簸起来，乘务员通告乘客系好安全带，坐稳扶好，并请大家不要惊慌，飞机遇上的是强气流。飞机的每一次颠簸，叶子胃部都猛地一阵翻腾，她盼望飞机能迅速冲过这强气流，平稳下来。

飞机的颠簸幅度却越来越大，越来越频繁。胃里的东西一阵阵往喉管里冲，叶子死死咬住嘴唇憋住气，一次次把要冲出的东西强逼了回去。飞机再次猛地向下斜冲，胃再一次翻倒出来，这次，再也无法忍了，就要呕吐时，一只纸做的污物袋，递到了叶子的嘴前。

吐完，在酸腐难闻的气味中，叶子的眼泪流了出来，她感到难堪，在一个年轻男人面前如此狼狈。

飞机平稳后，他们已像相熟相知多年的朋友，没有一丝陌生和隔膜，自然地交谈起来。他说他是人大建筑工程系毕业，现在搞

房地产。她由衷地赞叹了一声：“你这么年轻，就做这么大的老板，真了不起。”

叶子把自己的名片给了他。他接过叮在上面看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叶子，你的名字真好听。”非常普通的一句话，叶子听了却非常舒服。

回到京城的第三天下午，叶子接到了程刚的传呼，她毫不犹豫地回了电话，相约晚上6点在中关村的比萨饼屋见面。进屋，他已等候在一个角落，见她进来，扬手向她招呼。待她来到桌旁，他起身帮叶子脱下风衣，叠好放在里边那张空椅上。他这一切温柔细致，做得自然如行云流水。

这一年多，李伟对她的冷漠，彻底否定动摇了她的自信，使她在一夜之间变丑，使她认为自己是一个对男人没有吸引力的女人。

现在，程刚点点滴滴的关怀像春风化雪，使她的心得以一点点苏醒。她知道自己无力抗拒他，他周身的每一点每一处，都让她喜欢，都诱惑着她，她不想回去，她想和他在一起。奇怪的

是，她此时没有一丝应有的羞涩和罪恶感。生命如此短暂，今夜她不想回家，她只想和他在一起。

车开进了双榆树南里的青年公寓，这是国家为照顾青年知识分子而建的小户型公寓。他住在十楼，一室一厅的房子，木质的书架上摆满了书。这种扑面而来的文化气息，让叶子喜欢。卧房里是一张木质大床，铺着蓝白格绣着各色小花的床罩，窗帘也是同一样的布，遮了整整一面墙。房中还有一张书桌，桌上有台灯和笔筒，床头有一幅画，是抽象派的。房间整洁素净温馨，她很喜欢。

从此，他们几乎每夜都在一起。

